

邱開基促龍雲出兵抗戰

打垮東京反動組織

「戴雨農先生年譜」記載：「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一日成立軍事情報機構，戴先生膺命負責主持其事，乃在南京徐府巷成立特務處處本部，以唐縱爲書記，鄭介民爲偵查科長，邱開基爲執行科長」。邱開基既是軍事情報工作開始時的執行科長，知道的事情一定很多，因此，我和他作了多次談話。真是與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，獲益很多。

「同志們常常談論，特務處的工作開始時，連同戴先生在內，一共有十個人。你既然是最初的執行科長，我想，一定是十個人中間的一個人吧？」我問邱開基。

「不是。」邱開基說：「我同鄭介民先生是奉派協助戴先生工作的。鄭先生擔任偵查科長，我擔任執行科長。所說的最初工作的十個人，係指戴先生自己找來參加工作的同志而言，我同鄭先生並不包括在十個人之內。戴先生曾經對我說過，周道三（偉龍）是他們十個人中間的一個。其他的人，戴先生沒有提起，我也不會問過。」

接着他告訴我，在未參加戴先生領導的工作以前的一些故事。北伐完成後，他到日本東京，入日本陸

軍經理學校。後來，因為國內接濟中斷，生活非常困難，有時，連吃一碗麵的錢都掏不出來。正好，汪精衛在廣東組織偽組織，配合十九年閩、馮聯軍反抗中央，後來在北平召開擴大會議。汪精衛爲了壯壯聲勢，拉攏了一批無聊的黃埔學生，在北平成立了「革命黃埔同學會」，搖旗吶喊。那時，我正在南京黃埔同學會工作，我曾把所有參加黃埔革命同學的人名，都在同學錄上加以註記。記得，幾個首腦人物當中，有余洒度、徐會之等。「革命黃埔同學會」也派人到東京活動，拉攏留日同學，祇要和他們同流合污，參加他們的組織，每月就可以領到日幣八十元的津貼。

他們看到邱開基窮困到連吃一碗麵都成問題，是一個頂好的對象，於是，由羅××負責向他遊說，要他參加「黃埔革命同學會」。邱開基認爲背叛革命領袖，反對校長，跟着汪精衛胡鬧、亂跑，就是不忠不孝，根本就不配做一個黃埔學生，還要拿上革命做幌子，完全是胡說八道。他的意志非常堅定，屹立不動。羅××遊說沒有結果，拉攏失敗，心有不甘，說些諷刺的話來刺激他。本來他不願理睬那些傢伙，也不打算同他們爭長論短，丟黃埔同學的臉。現在，他們得寸進尺，把容忍嘗做長懼，居然欺侮到他的頭頂上，使他非常生氣，一氣之下，把羅××好好揍了一頓。鬼都怕惡人，何況無聊的投機分子。這一架打得够精采，效果很大，東京的反動組織，「革命黃埔同學會」被他打垮了，從此消聲匿跡，不敢在東京活動。

第二年，陳友仁到了東京，進行不利於國家的活動。邱開基從報紙上看到，陳友仁拜訪日本首相若槻外相幣原、陸相南次郎，說：領袖與張學良合作，統一中國，利用英美資本，德國科學技術，反對日本

。若櫟和幣原僅答以：「謝謝！」南次郎則大發雷霆，大呼：「膺懲支那！」緊跟着就發生了九一八事變。邱開基心想陳友仁簡直是賣國賊，他既然要出賣國家，乾脆把他刺死算了。他把他的意圖寫信告訴軍校的老師王柏齡先生，希望一旦被日本警察捉起來，設法引渡回國，接受中國法律的制裁，殺人償命，死也死在中國。但是，王柏齡同信阻止他進行暗殺，並且告訴他，他在日本的一切已經報告校長。又給他匯去五百元，作爲他維持生活的費用。

一二八前夕，邱開基接到王柏齡的信，要他即刻回國，回國後，蒙領袖蔣公召見，當面嘉勉：「貧賤不移，威武不屈，你是一個好的黃埔學生。」旋派他擔任侍從室警衛組組長。特務處工作開始，他就奉命任執行科長，成爲戴先生最初的工作伙伴。

邱開基非常欽佩戴先生，有幾件終身不會忘記的事情。

兩千大洋治喪費

民國二十一年夏天，邱開基的老太太在他的故鄉雲南景東病故，家裏寄給他一封報喪信。信雖寄到南京，可是並沒有轉到他的手裏。過了兩個月，他接到家信，告訴他，老太太已經安葬，因爲他匯去兩千元治喪費，喪事辦理得非常妥善完滿。親戚們異口同聲稱讚他，說他雖因公事在身，路途遙遠，請假不准，不能親自回家主持喪事，可是匯回去那麼多的錢，使喪事辦得體面完滿，實在是難能可貴。那個時代，在

雲南鄉間，物價低廉，用兩千元現大洋辦理喪事，的確是很了不起的大事。

邱開基接到這一封家信，才知道老太太不但過世，而且已經安葬。養生送死，是中國人最起碼的孝道，母死不能送葬，對他來說，確是一件最遺憾、最悲痛的事情。不過，是誰給他家中匯去治喪費兩千元，還說是他匯去的呢？使他大惑不解，如墮五里雲霧。兩千元不是一個小數目，差不多是一年的薪水，他越想越弄不清楚。最後他想，問一問戴先生，也許他可以把事情弄明白。

「戴先生！」邱開基去問戴先生：「你知不知道我的母親已經去世？」

「知道。」戴先生沒有遲疑，回答他。

「剛才接到家信，說我匯到家裏兩千元治喪費。但是，我不會匯過這筆款子，連我母親去世，也是剛才知道。我很奇怪，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。我想，也許戴先生能夠弄清楚。」

「你想看！」戴先生反問邱開基：「假如你回家奔喪，從南京到雲南景東，打個來回，頂快也得三個月吧？以你現在所擔負的責任，你能請准三個月假嗎？如果你知道了老太太去世，又請不准假，不能回家辦理喪事，你的精神怎樣？你的情緒怎樣？」

一連串的反問，問得邱開基無話回答，戴先生接着說道：「所以，我當時決定，暫時不讓你知道這件事，報喪的信沒有交給你，以免影響你的工作情緒。辦理喪事，最要緊的是錢，有錢就好辦事。我知道，你家裏並不富有，他們需要錢辦事，比需要你回去還重要。因此，我就代替你匯去兩千元治喪費，有了錢

自然有人替你辦喪事。同時，我也替你發了一份電報，告訴你家中，路途遙遠，往返費時，請假不准，奉命移孝作忠。我想，我這樣處置，你一定會同意的。」

「謝謝戴先生！」邱開基聽完戴先生敘述經過，才豁然開朗，原來一切的一切，都是戴先生一手導演的，設想如此遇到，使他佩服得五體投地。一下送兩千元治喪費，這種氣派，這種大手筆，也祇有戴先生做得到。

幸而當時他沒有看到報喪信，否則，請假不准，既不能回家奔喪，又不能安心工作，真不知應該怎麼辦。現在，事過境遷，喪事辦理得又非常好，當然不會再影響他的工作情緒了。戴先生對朋友，對同志，事事替人家設想，永遠是令人懷念的。

武漢剿總特務處

民國二十一年秋天，邱開基奉命擔任武漢三省剿匪總部特務處長。爲要整頓武漢的社會風氣，確保社會的安寧，特務處必須達成三種任務：確實推行新生活運動，取締幫會惡勢力，澈底消滅共產黨的地下組織。領袖要他擬定計劃，編列預算。這個機構不是單純屬於戴先生領導的工作，不過，特務處成立以後，要把武漢所有的特務工作統一，故必須戴先生大力支持，同時還要透過鄧文儀，因爲他是侍從室第二組組長，主管這一項業務。邱開基同戴先生商量，怎樣完成這項任務。戴先生衡量武漢的情勢，同他決定幾項步驟：

「射人先射馬，擒賊先擒王。」武漢的幫會組織，以楊震爲首領，楊震有武漢杜月笙之稱。因爲，他是武漢綏靖公署稽查處長，稽查處成了掩護幫會的機構；所以，他的徒子徒孫，如蟻附蠶，越聚越多，勢力也就越來越大。假如用釜底抽薪的辦法，把綏靖公署的稽查處取消，楊震就失去依靠，就成了紙老虎。那些憑藉他的勢力來作惡的地痞流氓，看見他失了勢，再沒有利用的價值，自然會作鳥獸散。幫會不用取締，也會淘汰的。

警察局的偵緝隊，是幫會分子的另一個藏身之所。漢口警察局偵緝隊的經費，每月祇有八百元，而偵緝隊的額內額外隊員却有四百人。以八百元經費維持一個四百人的機構，真是天大的笑話。額外隊員根本不發薪水，可是有些人想弄到一個偵緝隊額外隊員的名義，還得找關係，花錢活動，其中奧妙，不言可知。本來偵緝隊的職責是防止犯罪，偵破犯罪，維持社會的安寧。而武漢的偵緝隊却成了罪惡的淵藪，偵緝隊的隊員成了社會的蠹蟲。所以，要想整頓武漢，就必須先整頓偵緝隊。

武漢偵緝隊徵收一種規費，數目相當可觀，旅館餐館業等商人不在乎負担少數規費，他們希望的是不要增加他們的困擾。假如利用原有的規費，祕密組織民衆，在社會各階層、各角落佈置工作細胞，則可控制整個社會。那麼，推行新生活運動也好，取締幫會惡勢力也好，消滅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也好，都可以不動聲色，輕而易舉，收到預期的效果，而且不必另籌經費。這也是戴先生運用組織力量，運用民衆力量，從事特務工作的最初概念。

邱開基到達武漢，第一步，運用高階層的力量，取消了綏靖公署的稽查處，讓楊震組織了一個道德善堂，他把他的徒弟們交給邱開基運用，全權處理。幫會問題，輕而易舉地解決了。第二步，整頓警察局的偵緝隊，委派同志嚴家誥擔任隊長，解散額外人員，訓練額內人員，使工作走上軌道。第三步，報准接受原有的規費，利用此款，運用公共場所、碼頭、工廠、旅館、餐館、妓院的工頭、工人、茶房等，予以津貼，使從事偵察、情報工作，成效很大。第四步，祕密組織鋤奸團，吸收熱血青年，擔任除奸防諜的任務，推行新生活運動。這一個愛國團體，很有力量，發揮了極大的作用。邱開基運用得法，監督嚴密，在武漢幹得有聲有色，順利地完成所交付的各項任務。

促成龍雲出兵抗日

「中國和日本必須一戰。」二十六年春天，戴先生請馬志超和邱開基吃晚飯，馬志超到蘭州任警察局長，邱開基回雲南工作，戴先生說：「一旦戰爭爆發，西南和西北就非常重要了，這就是我請你們兩位分別到西北和西南的道理。西北雖然有共產黨，但是我們軍隊的力量可以控制，情形比較好得多，沒有多大問題。西南就不同了，龍雲頂靠不住，如果和日本勾搭上，將來對日本作戰，可就麻煩了。所以雲南的工作比西北更重要。你們分赴西北和西南工作，真是任重道遠。」

「我離開雲南很久，」邱開基說：「又和龍雲沒有特別關係，你要我回雲南工作，恐怕做不出甚麼成績。」

「不然！」戴先生說：「一切我都爲你佈置好了，祇要你回去，龍雲一定會相信你。你回雲南以後，緊記不要和任何一個中央人員來往，還有不要管人事，不要管錢。自己可以不發財，龍雲的人要發財，你不要去管他。你可以放手去用錢，我會派人去接濟你。一旦中日戰爭爆發，祇要雲南出兵，參加對日作戰就成，那怕他出一個團。你回去的主要任務，就是將來促成雲南出兵，參加對日作戰。」

龍雲對於邱開基的情形知道得非常清楚，他知道邱開基被戴雨農關起來過，在中央無法立脚



「主席！」邱開基回到雲南，晉謁龍雲說道：「我已被迫得走投無路了。戴雨農和我過不去，非殺我不可。中央實在呆不下去，落葉歸根，祇有回來投奔你老。」

勸促龍雲出兵抗日的邱開基將軍。
官，祇拿薪餉，不要上班做事。邱開基在中央擔任過中將的職務，現在回到昆明，祇給他個中校，硬降三

級，這就是龍雲給一個走頭無路的中央人員一點顏色看看。邱開基沒有嫌階級低，乖乖地接受了。在昆明的中央人員，都罵邱開基沒出息，幹了龍雲的中校副官。

雲南內部分成兩派，盧漢和舅子團形成對立，鬥爭得非常激烈。邱開基抓住這個機會，週旋於兩派之間，進行調解，兩面討好。他先說服盧漢，不要同舅子團鬧磨擦，以減少政治上的阻力，要他整頓他的六十軍，準備將來向外發展，於是做了六十軍的副官處長，兼一八二師的副師長。因為盧漢不再和舅子團作對，三舅子李培炎和五舅子李培天都很感激他，成了政治上很大的助力。

抗戰開始，邱開基爲達成促使雲南出兵的目的，勸盧漢帶兵出征，爲國家建功，以提高聲望，盧漢同意了。他又對龍雲說：「國家抵抗侵略，對外打仗，咱們雲南不能落後，應當出兵參戰，將來在歷史才會有光榮。」

龍雲同意出兵參戰，派六十軍軍長羅漢統率一八二、一八三、一八四三個師離開雲南，參加抗戰。台兒莊一仗，殲滅敵久留米師團的一個旅，爲雲南爭回光榮，也增強了龍雲抗戰的決心。所以，等到汪精衛叛國，和敵人勾結，進行所謂和平運動，一再勾引龍雲，都沒有成功，和戴先生派邱開基回雲南，有着很大的關係。